

生存体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存体验：当代中国边缘阶层生存状态实录/涂俏著.-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12

ISBN 7-5011-4729-9

I . 生… II . 涂… III .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5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5635 号

生 存 体 验

——当代中国边缘阶层生存状态实录

涂 俏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100803)

新华书店 经 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625 印张 210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4729-9/I·245 定价：19.50 元

目 录

序 涂俏的眼睛 梁晓声.....	1
梦断DJ路	7
漂亮的琼子.....	8
在两个男人审视的目光下	12
迷性的酒制造气氛	15
遭逢变态老女人	20
谁找 DJ 做老婆?	24
“跑单”,见怪不怪	30
艰辛拉保险	37
兔子先吃窝边草	37
“三料冠军”	43

承受千万次拒绝	46
保险与推销员不得入内	54
自信是我的灵魂	58
黑市炒恒指	65
咖啡厅内的泣诉	65
深入龙潭见老板	68
填鸭授课心太急	71
知情人士爆“猛料”	75
暗访结算中心	78
一条布满陷阱的路	80
追访 1% 的赢家	83
坚决打击不手软	85
一个仍然沉重无泵的话题	88
夜宿十元店	91
在城市的边缘行走	91
生存的夹缝中寻求突围	96
背井离乡的谋生人	99
同是天涯求职人	105
斜倚在树下卖笑的女房友	107
今夜露宿街头?!	110
“打的”赚钱记	115
匪夷所思——花钱打的变成打的赚钱	115

与警察玩瞒天过海的游戏	121
上上下下的“深圳过客”	127
征婚亲历记	131
我们被塞进卷宗,闲置高阁	137
征婚广告的秘密	141
新花样——上网征婚	146
小富婆不相信男人	150
“非常男女”难速配	154
走过十一家婚介所之后	157
黑店卧底访“婚托”	161
深入虎穴	165
黑店的“规矩”	168
又一个“成功富姐”诞生了	171
“跨国情骗”	179
一个疑犯浮出水面	179
善良与天真,使她失去了身子、银子和儿子	183
甜甜蜜蜜中的温柔一刀	187
软硬兼施攻陷女人城池	193
珠海澳门重庆连环骗案	196
“跨国爱情骗子”行骗的终结	201
迟来的指证者	204
没有结束	211

走进单身群落	215
“革命大家庭”	215
榜样	218
“公共别墅”	221
单身不必说抱歉	224
嫁人的愿望就写在脸上	227
花是送给自己的	230
一花一世界，一枝一乾坤	233
反串“啤酒女郎”	237
灯红酒绿中	237
“啤酒女郎”不是“三陪女郎”	241
这是一碗“青春饭”	244
在精神病院	249
“你是外星医生吗？”	249
“我是白雪公主”	253
疯狂的母狮被捆住了	259
一只过于灵敏的仪表	266
一帧美丽多情的画面	270
精神病院里的算命先生	274
与精神病人一起逛商场	277
望天上云卷云舒	281

追踪神秘“医托”	287
来一个宰一个	287
逃出是非之地	291
把病人拉向何方？	295
屡禁不绝	298
穿越白色恐怖地带	303
触目惊心的数字	303
不谙世事的“二奶”	306
一位因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的 10 岁儿童	311
风月场上“头号大姐大”	315
毒贩开始瞄准少年儿童	320
后 记	325

序 涂俏的眼睛

梁晓声

我为涂俏即将出版的采访手记作序，实话实说——乃因她是涂吉安的女儿呀！

涂吉安又是谁呢？

他曾是《星火》文学月刊的编辑。

“曾是”二字，肯定会使人们联想多多吧？

后来弃文从商了？当文化官员了？

都不是。

吉安是属于那样一类编辑——他们大学文科毕业时逢“文革”，于是下放农村，或去干校。幸运的，早调回城市几年；不那么幸运的，“文革”结束才重新安排工作。

吉安是属于幸运者，还是属于不那么幸运的人，我就说

不清了。总之他回到南昌不久便在《星火》任文学编辑了。他在文学编辑的岗位替他人做嫁衣任劳任怨，也做过我发在《星火》小说的责编……

大约是在一九八三年，《安徽文学》举办了一次笔会，我和吉安便是在那次笔会上结识的。

我们从安徽的歙县乘渔家的木船从水上抵杭州。一路畅谈。我想，他是向我讲过他的经历的。时光苒苒，我又记忆渐劣，竟淡忘了……

五六年后我去江西，与吉安曾见一面。在他的家里，受到他们夫妇的热情款待。

自然也见到了涂俏，似乎刚上高中。很腼腆。问她志向，说要当作家。问还有什么别的志向，默默摇头。

就是当年那个在记忆里容貌模糊的女孩儿，如今成了《深圳晚报》的记者，已发表了十几篇在深圳乃至全国影响颇大的报导。它们是她“隐性采访”的成果。现在，出版社要将它们辑集出版了。她为自己的报导集定名为《生存体验——当代中国边缘阶层生存状态实录》。

收到她寄来的书稿，正是我最忙乱的日子，也正是我胃病复发的日子。

但我还是要求自己静下心来认真读了她的书稿。

读后我问自己——如果涂俏非是吉安的女儿，我还写不写序呢？

我对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毫不犹豫的——写！当然写！

因为这一本即将出版的记者采访书，实在是值得我为

它作序的啊！

这一本书的内容，使那个在我记忆中容貌模糊的女孩儿，后来是记者的职业形象和职业精神一点点明晰起来。

我不太知道“隐性采访”四个字，是涂俏以自己的体会归纳的，还是从外语中舶来的？

但相对于那一种公开了记者身份后才进行的普遍的采访方式，“隐性采访”作为概念倒也贴切。

在国外，尤其在美国、意大利等国家，“隐性采访”是一件冒险的事。

我曾从某些报刊中读到过译为中文的报导——记者们“隐”了记者身份，深入到乞丐群落、邪教领地、贩毒集团、暴力滋生街区、政府腐败机构、黑社会帮派中去，逼近观察，掌握第一手资料，然后做非常详实的报导。

此类报导区别于一般公开记者身份的报导之处在于——第一它对所谓“内幕”的显示是以大量细节来印证的，并且那些细节是绝对不可能凭想象“创造”出来的，而只能是逼近观察过的收获。第二恰恰是此类报导无须哗众取宠的行文。因为对记者而言，掌握了大量亲历的细节后，哗众取宠便完全多余了。第三，这类报导是以冒险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冒生命之险。

近二十年来，全世界为此付出生命代价的记者，估计不少与百人。

一些国家的电影、电视剧和文学作品中，常出现“隐性采访”记者们的形象。那也非是主观想象出来的形象，乃是来源于现实，来源于社会生活的形象。

在我们中国，“隐性采访”近年也成为一种有效补充常规社会报导内容的方式。不，不仅是补充，还是拓展。中国当今社会的层面，据我看来，至少比二十年前剧增了百倍。且仍在继续剧增着。进行常规社会报导的记者们的眼，是越来越有其局限性了。

这就需要有一批对社会能够并善于进行“隐性采访”报导的记者们了。

具体地说，需要涂俏这样的记者。

涂俏们的眼所逼近观察到的，涂俏们的笔所详实记录下的人物、事件、社会现象，帮我们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对我们所居的城市，对整个中国的大状态，形成较全面的认识。这一种认识并不见得对每一个人都有意义，对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尤其没有利益的价值。但是却对时代认识自身，对社会机器了解很可能一直被它忽视的人和事有价值、有意义。时代通过这一种认识调整自身节奏，社会通过这一种了解完善自身功能。更不要说“隐性采访”的揭露作用了。

正是这一种揭露的作用，往往是要遭到来自社会阴暗角落、丑陋群体、腐败和堕落势力的敌意。

在涂俏的这十几篇“隐性采访”报导中，她的有些经历无疑是具有风险性的。比如《黑市炒恒指》、《黑店卧底访“婚托”》、《追踪神秘“医托”》等。虽然还远算不上冒险、惊险，但依然使我这位叔叔辈的男人，替她这位年轻的女记者不时捏一把汗。不无担忧。甚至从《夜宿十元店》这样的事，据我想来，也是不可以像她那么冒失的。

涂俏在她进行“隐性采访”的心得总结中有这样一句

话：“这些年，在新闻圈子里，无可讳言的是，我养娇了。”

一名记者，能对自己进行如此反省，相当难能可贵。

娇气的，以白领女士自居，专门游刃有余于白领阶层之间的女记者们，我是很接触过一些的。除了白领话题，尤其除了白领女性话题——绵软的甜腻的那一类话题，她们几乎对其他一概话题不感兴趣。也基本上一问三不知。与这类记者交谈多了，不绵软的男人往往也最终变得绵软了。

她们那一类绵软的话题起码对我这一个男人具有腐蚀性。故我一向为了自己不变得绵软而对她们回避之。

如果涂俏寄给我的是同类内容的文稿，我就不知序该怎么写了。

因为我找不到那种绵软而又良好的感觉。

当然，涂俏的这一本即将出版的书，也非是什么有硬度的书。

但是它有广度。

有呈现中国当代社会灰色层面人群状态的广度。

它是敏感的。

也是需要些胆识的。

我能想象得到，她肯定为此得罪了些人，惹恼了些公司和店家，也许还受到过恐吓和威胁吧？

我在电话里问她。她只笑，未正面回答。

在她写给我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深圳六年，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看到深圳这一块热土下面也积淀着许多黑暗的角落，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新闻从业人员，我希望以笔为刀，予以解剖，以期引起社会的疗救和警觉……”

从这段话我看出她是多么地爱深圳。

我认为深圳是一座值得她如此来爱的城市。

深圳也当以有这样一位年轻的女记者而欣慰吧？

我想，深圳一定有不少像涂俏这样的记者吧？

在信中，她还透露了她下一步进行“隐性采访”的方面。

为了她采访的成功，也为了她人身的安全，我决定不写出来。

说到“安全”，借此序我嘱涂俏——必须充分估计到“隐性采访”的种种潜伏危险，万不可为一时血热之念，赴逞强之举。毕竟的，你年轻，你是女性，即使你防范的头脑够用，你自卫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光天化日之下，祥和平静之间，转瞬间刀光血影，对面人凶相皆露的事，想你也知道的多多。故你每去一地一处，预先一定要告知报社领导，要随时带手机，要经常与同事们保持联系。这非是危言耸听。你要切记切记！

虽然我欣赏你“隐性采访”的职业精神，但却一点儿也不愿怂恿你再接再励。你父母可只有你一个女儿。你对他们很重要！你绝不可拿自己的人身安危当儿戏。

我甚至认为——“隐性采访”，这更应该是自卫能力甚强的男记者们的事。

你已证明了你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做到，这其实就可以了……

一九九九年八月于北京

梦断 DJ 路

在我居住的这个城市里，人们常说的 DJ 小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三陪”小姐的代名词。

所谓 DJ，原本指娱乐场所控制音响效果的专业人士，是 Disc Jockey 的英文缩写。但在深圳，却被广泛地用在夜总会各大包房中帮人点歌或点食的小姐们身上，按她们的工作性质来说，她们应该叫做 KTV 包房服务生才较为准确。

夜总会中的服务生、保安与咨客，每月工资由夜总会负责发放。除包食宿外，每夜收工后，夜总会还要负责他们的宵夜。DJ 小姐则不然，不仅既无工资又无宵夜，每月还要向夜总会交纳一定的坐台费用。她们靠什么过日子？靠为客人服务以后，客人所给予的小费。这个经济基础，是与“三陪”相同的。最重要的是，部分 DJ 小姐，其实就是“三陪”，在与客人周旋之后，还做着皮肉生意。

但她们与“三陪”又有着许多差别。“三陪”常结伴

而行，在各个娱乐场所妈咪控制调派下，接待来往于风月场所的男客。DJ 需要经过娱乐场所的严格挑选、考核与聘用，才能进驻各大包房充任服务生。有些 DJ 的素质很高，有较高的专业水准和接待能力。许多方面，也会受到娱乐场所的种种限制，假如有客人要带 DJ 出街，最起码需经 DJ 经理的同意才行。

DJ 的社会角色差不多介乎于“三陪”与服务生之间，一直是在都市的边缘行走。

漂亮的琼子

1999 年的元月初，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元旦刚过，天气十分阴冷。站在这家新开张不久的迪斯高舞厅的接待室里，琼子和我都感觉有点冷。

琼子今天刚得到某家大型迪厅将于近日开张、下午开始招聘 DJ 的消息，决定去应聘，并建议我也去试试。假如幸运的话，她和我都能被录取。她去找一只饭碗，我却能体验一下她的生活。她说：“你去看看我的工作就知道了。最起码，我没有像别人那样放任自流。”

琼子干这行断断续续已有 3 年之久。半年前，她认识了一位年轻台商。台商是来深圳谈生意的，由客户请他去迪厅跳舞时认识琼子。他看中琼子的清秀靓丽，一心想拉她走上正道。他觉得一个女孩子，在这种地方呆久了，一定会变坏的。再说，也没有什么前途。他鼓励她先辞工，

读电大或补习班，边读书边找份正当的工作。琼子扑闪着一双大眼睛，静静地听客人为她指路。没有假意的殷勤，没有大包大揽的武断，只是建议她人生路上要走好。这中间，固然有男女之间的那种情愫，说白了，就是对她有好感。但更多的是，哥哥对妹妹的一份呵护。在他离开深圳的当天，她就辞了工，开始用自己的积蓄供自己生活和读书。在清贫而刻苦的读书日子里，她会想起那位台商，间或打电话联系。冬天来临的时候，她的脑际流过“冬季到台北来看雨”的旋律。三个月后，她手头拮据，准备找工作时，突然接到台商朋友从台北打来的电话，告诉她，台商在车祸中不幸丧生。

琼子的星辰突然陨落。她觉得别无其他谋生门路，决定还是回去作 DJ。她说她不会沉沦，想再赚半年钱，白天去学电脑打字，下半年，正经八百地找间外企做文员。

琼子是我高中女同学琪琪的表妹，比我们小三岁。高二那年六月间，琪琪带一个女孩子到我们学校来玩，刚走到教室门口，就有男生惊呼：“哇，林妹妹来了！”当然说的不是粗蛮的琪琪，而是她身后那个柳条似的琼子。瓜子脸，柳叶眉，未说话先漾起两个小酒窝。直直的刘海稀稀地搭拉在洁净的前额上，脑后拖一条扎得紧紧的长辫子，随着腰肢的扭动而摇晃。花布裙，浅黄色的塑料凉鞋。看上去有些乡气，却清清秀秀，明丽可人。她的父母都是国营农场的职工，隶属于司法部门的劳教系统，就在风光秀丽的鄱阳湖畔。

琼子有林黛玉的秀美，却没有林黛玉的眼泪，像湖畔

的花朵，自由地开放，生活无忧无虑，性情活泼开朗。她是农场子弟学校初三学生，她说那里教学质量不行，继续读下去一定误了前程。她要到省城来读书，然后是北大、清华，然后是牛津、哈佛。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喜欢这个有志气、有激情的女孩子，纷纷为她进军省城出谋划策，尤其是男生。

一个农场子女要到省城来读重点中学，没有非常背景、非常钱财几乎是不可能的。听说，那个把“林妹妹”送给琼子的男生，给她介绍省教委的一个老头子当她的“干爹”，罩着她，让她“曲线救国”，她觉得不自重，没有答应。

她继续在农场子弟学校读书，名义上是高中，课本也是高级中学的，老师却是她当年的高小、初中的任课教员。即便如此，她高一还没读完，就辍学了。原因是她父亲突然病故，遭水涝的农场效益不好，母亲无力负担她和弟弟的学杂费。

就在我和琪琪高考前夕，琼子第二次到省城来看望琪琪，特意从农场带来小半筐无花果给我们吃，嘱我们好好考。这回见到她，清瘦了许多，眉宇间平添了一些忧郁，再没有一年前那么开朗了。

六七年后，我独闯深圳，我的同学好友包括琪琪都不知道我在哪里。我来的第二年，一个温暖的冬天，门卫说有人找我，是江西来的老乡。找我的这个人就是琼子，衣着和神情又有了改变。原先一条大辫子散落开来，形成瀑布般的长发，从头顶一直垂挂在肩头。一身深灰色套装，